

任邱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

武威劉 統重修

序

會試錄後序

明吏部侍郎 劉元震 邑人

今歲乙未上命大學士臣位臨校天下士而臣元震載筆以從試竣錄成臣以叨副末役亦宜有言告多士臣惟天下有大綱二選賢任官是矣選賢隆試科任官重計典臣頃備員佐銓選方岳郡國來觀各籍其屬之賢不肖受計主者得按籍而覈之伏覩聖明洞察治理赫然特詔部院崇實政斥浮聲於是當事

二三臣靡不竦厲兢兢諮詢參伍以斟酌其權衡澄
汰其流品據公徵實罔敢假借而於飾僞淆真者重
致意焉夫今茲以不類絀皆曩昔以賢進者也今茲
以僞懲皆曩昔以似真顯者也有如執官簿迹賢書
主司不凜然懼耶後之迹今豈異今之視昔耶則今
日懼乃滋甚臣聞無識竊以爲吏治之壞由於士習
之非士習之非原於經學之悖而世弗之察也其爲
經藝也猥云新奇非獵諸史之粗談卽襲二氏之幻
語能者師心以自用效者拾唾以沿流叛道離經駕
虛弔詭臣愚不知此何奇者也其評人物也競云品

格非借名以交翊卽負氣以相高倡者建旌鼓以主盟隨者望風聲而翕附矯情弄口色取行違臣愚不知此何品者也士習與吏治相表裏經學與異端互晦明是故本不可以不修經不可以不正試觀六經典訓孔孟微言苞稽粹精韞賅神化此所謂天府今之嗜異端者洗洋恣意自視若高矣其無乃出天府而入幽谷歟臣愚不知此何學者也夫士也學不正而託之乎品品不實而飾之乎文故考其文藝而人品學術可槩見矣凡吾儒之道必折衷於孔子孔子既已刪述爰總攝條貫而著大學一書從天下國家

以推極於身心意知何其廣大精微乎而究實乃歸
於格物蓋萬物皆備於我無適而非物也有物斯有
則脫令非物彼致知誠正謂何修齊治平謂何竟安
所據哉夫物誰能離者卽身而物具卽物而道存是
以其大端不過曰好惡公物爲心無異術也其實履
不過曰孝弟慈日用倫物無僻行也其功化之極不
過曰天下平物各得所無竒效也此之謂聖賢大學
之道也以此知孔孟非絕學堯舜非絕德唐虞三代
非絕治古今惟一道聖凡惟一心天地之精萃於人
人之精萃於心心之精通於神而妙乎物造化亦大

矣四時之推遷也五行之布濩也猶各以漸臻惟心
則一瞬周八埏一息會萬禩至不待行速不待疾形
氣不能限宇宙不能拘神哉心乎作聖作狂一念攸
判存亡治亂操舍是關故一念正卽爲一念之聖賢
一時治卽爲一時之淳古學以操心爲本以體物爲
經經正則民興本脩則道勝而世或以大道爲旣隱
聖學爲難成遂往往舍而之它假竒異以博名矯虛
恢以規利倘亦弗思乎咎生於見小用智之私務而
縱心自欺之蔽滋也貌人官者尠肖圖怪物者多工
其故可知已臣嘗綜覽本朝紀綱最正氣俗最淳世

道人心超越前代雖間有澆漓而大體卒莫移易蓋
至於今而清議彌敦大法小廉爭自洒濯信昌明之
盛際矣第士習昔則簡質易知今也華而難辨吏治
昔則樸茂少僞今也巧而多端深慮知化之君子率
謂天下非是者不足虞而似是者爲害非真者不足
計而亂真者可憂臣聞漢儒董生有言諸不在六藝
之科先聖之道者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人知所
從則深歎以爲名言而其論霸也曰仁人者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仲尼之徒卑霸功爲其先詐力而
後仁義耳嗟乎微獨霸功也亦有霸治焉微獨霸治

也亦有霸藝焉若苟爲欺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而選賢任官綱維治道難以幾於世矣卽今諸士用近質進矣慎斯以往誠典常作師一滌敝習力追先進之風希踪聖經之範俾後之觀化者紀崇雅還淳自今始則主司暨多士竝受其永譽顧不休哉臣茲與諸士言高不敢侈非常可喜之論而下不敢效雕蟲小技之爲誠慮夫禁人勿欺而以欺誨也諸士其聽之賴士之聽也故忠告不然往錄訓詞琅琅克耳豈少乎則又何取於支言以爲瑱也

贈李恒麓僉後軍都督府仍視事北司序

明大學士孫承宗
高陽人

大臣監名伐於朝而詒清白於家其嗣有中庸之材
無大蹉跌亦足以爲承而苟非褻然穎出無以曲體
前人之猷念而光大其業卽其中之蘊蓄亦或掩於
前而不章故中材幸父兄爲藉爲材度高則多扼腕
於席麻承慶之無以自見予鄉李少師次溪其名伐
不勝書而生平奉其身如奉玉故功成身退每以出
處係天下之安危其諸子矯矯有風範而長君爲今
視北司事大金吾恒麓頃以累功晉僉都督府視事
如故尋賜蟒衣金牌給繡春刀稱天子禁近而長君

若不有也長君當駒齒輒負龍文氣一通籍又輒砭
爲馴謹斤斤不踰尺寸日遊諸貴倨中而恥入許史
之廬升其堂擁圖書泊如也卒遇之不知爲貴家子
及當大疑大政輒不難以身爭卽屢居雷霆之下而
不顧乃卒遇之又無不駭歎爲名家子予少與長君
同聲諸生間顧予以孤生異長君自非親見長君之
爲人若文鮮能識長君故長君竟以貴家子屈於有
司卽今躋崇牕至貴倨矣日未嘗脫咕嗶時一譚棘
闡事輒奮髯欲封狼居於筆陣嘗自啗曰倘予隱名
籍之一鄉尙可踉蹌博名第乎夫貴家子駕長簷躡

高齒頓以脫咕嗶於擎鶻以爲快而公獨怏怏於脫
咕嗶也故一削牘一奏讞則文采陸離卽老宿操觚
不過其効諸貪殘豪暴若借尙方之劍於獄要至其
寫孤孽之沉寃白忠直之幽憤長箋大牘若提火宅
而投之醞醢也往者淮徐之蠹旣不難冒嫌怨伏其
辜而南冠而縶者又不難累疏明其無罪卽上心亦
爲感動而竟曰某所列盡釋之近者咸寧之縶百計
圖其出而緩頰及之未嘗不蹙額欲泣乃中貴人司
調察務周內圖功而公獨平反不問也猶憶兩瓊獄
垣公有疏曰臣於小人不虞死虞逃臣於君子不虞

逃虞死雖其詞以文削而疾惡好善津津筆札其義
烈可勝道哉余聞少師公中外敷歷幾五十年唯是
孤立行一意若置身名於度外而卒全其身名以成
功於天下然則長君亦猶行少師之道也或謂長君
之材可自致青雲而反絀於其所藉乃長君且逡巡
若不勝曰予何敢忘君父之明恩而妄自菲薄以爲
君父憂蓋十年來日望秋雲而思徜徉芝蘭玉樹間
終念君父之明恩未報而不敢遽也主上念老臣勞
勲不愜高華以疇及子姓老臣念主上明恩不愜其
身以委朝廷而又不愜子孫以捐其身其子姓進承

聖主之恩退羣嚴君之誼不敢忘家程也其敢忘國
士之報嗟乎詔獄者之恕刻關國之命脉而士大夫
以厚自培乃以維國古人繪墻之喻寧獨一身哉少
師公厚培於身而延於世長君復以世培之李氏之
爲國計遠矣

壽劉伯母章淑人九袞序

孫承宗

虞邱於高陽樾相接也故兩地多姍姍兄弟之好卽
內德或以相聞往予在諸生輒聞劉氏有佛子之目
蓋是時太翁以臬僉里居而兩侍郎公方以名德官
禁近太夫人時佩儉勤佐太翁綜家揀而督兩公於

醇和諸所振務庇人避津讓路曾不見業競於里名
競於朝而廝隸馴於樸順卽族子無敢復豪於里故
梱內外雖離如也肅肅如也斯何假尋歡喜之園對
醍醐之沼乃稱三慧哉洎予解褐登朝則長公旣以
不合執政輟講還里而次公無幾亦以太翁罷鎮歸
予間讀長公五情三樂諸疏什抑何宛委篤摯至稱
石門孝友萊舍斑斕更不知天壤間更有累累若若
懷黃橫玉之華唯是曰與次公侍太夫人七箸爲娛
樂歲時誕日更迭稱觴上曼壽暇或奉板輿周覽郊
原當是時兩公德善勛勞中外共推而長公以太夫

人命命次公出効於國乃獨以其身依廷幃下蓋長
公陳情固曰報主欲篤其志體臣不廢其孝兩公殆
身有之哉夫世之大爵顯名拖朱曳紫有之至兩是
二難同環大列則難卽父子兄弟門戟牀笏有之至
踰七望六侍九裘于諛背而歲稱曼壽則尤難然則
繇斯以論太夫人之德福寧待裳明霞飲沆瀣妝勝
鬢御飈輪始翩翩仙佛也且自古賢母以其子內或
無以報朝廷以其子外又或無以娛膝下太夫人獨
以兩公各分其責共成其大則乘軒結駟之榮兼舞
綵廁牖之樂而太夫人始以一身收忠孝之實於兩

公又聞太夫人佐太翁教兩公也其操直如程夫人於二蘇其學道如侯夫人於二程其勅從正人不諧不諛如朱夫人於二張以故兩公以直亮公忠仰承聖天子寵沃而抗權遠賦各以其身繫天下之重則太夫人於兩公不獨屬饜于膏蠶薌澤而實光融以上善令名且長公身依太夫人而天下正人君子惟恐一日不出次公心依太夫人日夜乞歸而天下正人君子惟恐一日或去故天下望兩公重則願太夫人深而一時能言之士旣頌德於慈謨且祝福於遐算乃知太夫人以閨閣之身繫天下安危自合天下

之祝願禱頌以爲壽又寧獨鶴髮鯢齒絳色龐眉之爲稱也宋張平章母八十餘至勤人主嘉歎福壽賜手詔存問乃賈叅知母遂蒙召見賜坐賦詩比教子於孤母今主上孝事慈官方且召長公於田間與次公共秉國成一旦詢問大臣母夫人如先朝故事宗不斐尙得從史局贊一辭哉春三月之九日爲太夫人九十輓晨長公率諸子姓朝南陔次公亦以其嗣君從夫人相次舞階下知太夫人喜爲加一七也不肖兄弟辱在嫺屬敬修酌辭從次公以達長公而進太夫人用佐鳳笙之祝長公幸領而旅進之曰可